



贱民的圣歌

漓江出版社

张国擎 著



贱民的 圣歌

张国擎 著

漓江出版社

贱民的圣歌

张国华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390000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7-2160-X/I·1326

定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自序

去年的秋天，我将记录我曾经有过的一段很短的生活，却又是影响我一生生活轨迹的风格独特的十几部中篇小说，经过重新整理后交给了我信赖的出版社。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又一次和那些影响过我过去生活的一些人“共述旧事，重温青春”。虽说这些人真正到了我的小说里面，早已面目全非，且无一是真的。但这些小说一旦握在如今还生活在越溪河畔的人们手里，他们就不再把小说看成是“小说”了，而是把小说中的人物一一呼唤“出来”。因为，小说里的这些人，都似乎能与曾经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历史事件中的一些人对上号，尤其是那些场景，那个小镇的氛围。因为，那些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是太重要了。

重温旧情，体验那种曾经有过而现在已经失却的纯洁的温馨，大该是人类的共性，尤其是在今天的快节奏生活和浮躁的氛围里，这一切尤其可贵。如此说来，生活在越溪河畔的人们对他们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人”和“事”的钟爱，就不显得那么奇怪了。

那些已经写出来的“人物”，我都曾经给他们暂时地画上了句号。但只有一个人物没有画句号，他就是这本书里写的“冯老八”。

说起“冯老八”，严格地说，生活中是绝对没有其人的。但“冯老八”却又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地存在着。他是我过去生活中的一个人物的再现——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早上，在小镇中药店学徒的我起来开门、扫地、生炉子。一条黄鬃毛的狗在我的身边转来转去地悠哉着，只见它突然跃起，高兴地冲进店门，原来是中药店里的经理一边走路一边提着勒皮带的裤子，把“汲达、汲达”拖鞋的响声传过来。我的师傅（中药店里称“先生”）此刻已经抹好了两丈长三尺宽的柜台，正整理着药斗。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过来，他从我的身边走过时，风也像被他推着墙似的动着，那炉上的烟被他拉去好远……我不由地站起身转过去看他，他一口北方语音，而且长得也很像北方人。他到我们店里就朝店堂里的一张高凳上坐着，双手支着下巴看我先生做事，说着一些旧时镇上的故事。先生后来告诉我，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杀过鬼子，是个敢说敢当的英雄，虽说是本地人，只是本地的人们对他是从不信任的，其中的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我开始觉得这个人特别的神秘，极想了解他，就常常主动地与他交谈，但他好像对我不屑一顾，总是爱理不理的。有一次，我们这里回来了一个大人物的妻子，她曾经是某位驻外使节的夫人。这个夫人与这位“英雄”相识于青梅竹马时，几十年后的今天又在我们店里相逢，自然是谈得极为投机，后来也常常在我们店堂里相遇然后再去什么地方……据茶馆里的消息说，这位夫人最初就是这位“英雄”的，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分手的，

没有人说得清。倒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他终于与我交谈得很投入，我问他是怎么离开故土的，他说是放地主家的牛，牛给躲在墩里尼姑庵中打鬼子的土匪杀了吃掉了，他只好随军队走了。我又问他与外交官夫人青梅竹马的故事，他也说了。再后来，他告诉了我一些有关他想在家乡帮助乡亲致富（当时不叫致富）的事。他在外面“混”了很长时间，现在老了，叶落归根，倒是很想给家乡办点好事，但不知为什么，事事难成。那时，一个和尚（也是住在墩上和尚庙里的，他活得很长寿，死因是因为吃一块夹精夹肥的肉在食道上噎了一下），曾劝他说这地方的人情与外面不同，你别想能成功……

二十二年前，我离开了越溪河畔的小镇。最初几年，我还与小镇有来往，那时我在一家工厂主持生产，手里有些权力（那时的我，一点也没有现在手中有权的人那么轻松、潇洒），一心想帮他们办些像样的厂，无论是过去恨我的、欺负过我的，还是有恩于我的，我都真诚地支持他们，直到我生了一场大病调离工厂，后来离开了家乡才中止这种友谊。那一段时间，我才真正知道一种旧的无形的势力与一股新的向上的精神之间的较量远不是人们从小说中看到的那么简单、富有戏剧性。但有一点，生活里也许没有戏剧、小说里说的坏人、好人，但坏人也会做件好事，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这就是生活。

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作为诉之于人的感官的记录，它就应该是从感性世界吸取源泉。”他又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而这种心情的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沉浸到外在的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作为人的活动的产品的正确性，不单单是在“作为人

的活动的产品”上,而且是在“怎样的一部产品”上;这种“怎样”,是记录了人的活动,记录了人的活动过程中的思想或者过程中的思想的精神、宗教、哲学的旨喻或其他……

那个最早踏进我脑海的人,在三十多年岁月的发酵里,他变成了“冯老八”!

以《越读风情》为主线来体现古吴地域文化特征的多部中篇——发表了,今年4月26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十月》杂志社联合在北京华北大酒店召开“张国擎作品讨论会”,会上,最热烈的最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我的吴域文化小说,我的透过小说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作家个性、风格的东西。雷达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不缺一般意义上的作家,我们缺的是像国擎同志这样语言风格独特的作家。会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道也都特别地提到这一点。然而,有一点我是特别地清醒:我的十几部吴域文化小说,几乎每一部的发表都不是那么顺利而又是那么地幸运。说它不顺利是对我不了解的刊物几乎是“原封不动退回”,而幸运的是《百花洲》、《十月》、《作家》、《雨花》、《大家》却快速刊出。这里最可以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长篇的第一部分(约6万字)写成后一直没有发表,而且多次退稿。原《清明》的孙叙伦多少年以后还记得它,关心它,可惜他那时手上没有终审权。直到江西百花洲出版社总编朱焕添又一次向我约稿,“冯老八”终于以《煮火》为名发表了,并同时台北出版单行本,还被国外的出版家看中,计划翻译成法文供商业出版。在《煮火》发表和出版时,编者一次又一次地问及“冯老八”其人的后来故事以及作者为什么没有一气写完的原因。我能怎么说呢?其实,我早就有了关于“冯老八”后来故事的续篇,实在是被那些莫名其妙不识货的退稿

给气昏了。

1994年12月8日下午,我与一位有胆识的出版家在江苏出版大厦的楼顶,又一次谈及“冯老八”和我的吴域文化小说,他鼓动我尽快完成这样一部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点的长篇。而且以他出版家的胆识顶住各种舆论在一个月内为我出版了具有相当文学意义的中篇小说集《葱花》。国内报刊报道后,东南亚报刊也掀起小小的“宣传”热潮。此书立即入围省“五个一工程”奖评选。这次关键性的鼓动,促使我下决心把“冯老八”的命运立体地交给读者。但令人不安的是这部长篇的写作过程总是有许多的干扰,各种报刊所约稿件的繁重,拖延了这部长篇的进程(因为我写作比较认真),也使“冯老八”的人生命运,再一次要在我的手上拽住一个尾巴。就在这种时候,漓江出版社的莫雅平先生一个长途电话,促使我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已经成稿的文字从电脑里调了出来,形成目前您看到的这本书。

我真诚地感谢养育了我的家乡,感谢给了我写作勇气的时代,感谢给我生命中最富活力的创作力量的读者。“鸱鸟忘机翻浹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我尤其要感谢那些素昧平生的爱护我、器重我的出版家们。没有这些,就没有一个作家的诞生,忘记这些,也就忘记了作家存在的意义。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1996年5月16日于镇江气象里阳台居



平凡的人也有渴求永恒的奢欲，问题是在于他们选择的过程不如伟人们优越。因而，成功的希望渺茫得很，但这决不影响他们加入到伟人的队伍中去。因为伟人也是凡人，不同的是伟人比凡人多了一点父母给的遗传优势。

——题记

第一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1

古柳镇最热闹的是下午。

上午进镇，去早了，冷清清的，放枪都打不到个人。太阳升到一竿高，才有店家陆陆续续开门，慢慢地，这才有些烟火和生气开始在镇上飘漫开来。

其实，这里的人是顶不爱睡懒觉的。古柳镇的大人小孩都

习惯鸡鸣即起，天黑上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唱一个调，日日同奏一支曲：天不亮就下地忙活儿，出猪窝粪、整场头地角琐碎事。天天这几样，活赛庙里的和尚尼姑做功课。就连雪封冰冻的腊月也没闲着。这地方的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农家六月忙昏头，图得半年闲日头”的话。大人这么忙，小把戏们也陪着天天早早起床去刈羊草、拾野粪。太阳一竿高，大人小孩这才忙着喝稀吞干，胡乱撑圆肚皮。然后，小把戏们进学堂，大人开始忙农田正宗大活。

吃罢午饭，便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首先是女人们，她们开始呆在家里干女人们的活儿，那叫女红。纺线、织布、做针线活都叫女红。这里的人家做得多的是树阴下架纺车纺纱线。“吱溜溜”摇着，纤腰轻舒，柔臂娇展，嘴里哼着：

“纺车飞飞儿转，纱线呼呼儿上；妹妹我纺纱做寒衣。千里外的哥呀，你莫穿人家衣裳……”

那边浆纱的女人们接过来唱：

“……人家的衣裳脏又臭，冬不挡寒，夏不防蚊咬，还带上一身毒疮呀！叫你进不了村，归不了家……”

浆纱是将那些纺出来的纱用面粉浆过，使纱线挺刮好上机织布。浆纱也是一门好学问，这活儿是怎么做的呢？其实也简单。就在大树下摆场子作业。先用两个桑树叉子一头一个，两者隔着老远的。一头有个梳纱的架子，另一头有个摇把分纱用的把子。一只装着浸过浆的纱的大木桶由两个年轻的女人抬过来。歇下。两人抬累了，歇下大木桶就等不及地缓缓轻舒好看的腰肢。要是有男人路过或在场，她们便不舒腰肢，只是伸伸手臂打打哈欠。古柳镇的人都明白，正经的女人不能在男



浆纱是将那些纺出来的纱用面粉浆过，使纱线挺刮好上机织布。浆纱也是一门好学问，这活儿是怎么做的呢？

人的面前显出轻浮相。两人舒舒服服地展柔过腰肢，活力又显现在她们好看的脸蛋上。每人开始伸出两只白嫩的手臂，在桶里摇动着，随着一阵阵的笑语，那桶里伸出来“五只”可餐的好看的臂膀，其中有“一只”就被勾到了远处的一个桑树叉上了。看清楚了，那是纱的头。两个女人开始踩着莲步，将那纱的头在这空空的场地上拉起一道白瀑。拉好以后，大家开始从自己的腰上拿下帚子，准备在那“白瀑”上来来去去地“奔跑”。帚子都是用割来的辣蓼晒干抽筋做成的，它同别的“女红”一样显示着主人的心灵和手艺，大家展示自己绣的花鞋面那样比试一番帚子，然后在一阵嘻嘻哈哈中兵分两路，开始认真打浆纱，把它们从一捆打变成一幅宽宽的，每一根纱都是单线的，整齐地排列着，便于上机。整个干活的过程就是唱歌的过程。

吴语软软，歌声细细，闻若醉酒，情切心迷。旁边三两个小把戏在玩耍，远处的羊儿“咩咩——”叫得欢快，放牛娃在牛背上吹笛和之，池塘里白鹅花鸭戏耍逐闹。一派田园美景，煞是叫人心旷神怡，恨不能立时做了那有官不当、甘采东篱菊的陶渊明。

女人们如此快活，那男人们又是怎样？

男人们午饭后的去处便是上镇，去那儿买些农家要用的东西，坐坐茶馆，听听大书，看包二爷下棋。这当中，最有雅趣的当数看包二爷下棋，没有身份的人莫说看包二爷下棋，连看包二爷的人影都差着十八鞭远呐！

此刻的古柳镇算是真正热闹起来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茶馆。全镇有七八家茶馆，以柳泉居最

为显赫。你看那当门的一副对联就可以知道它的历史了。那对联道：

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
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
汤发云腴酳白，盏浮花乳轻圆；
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瞧这内容，谁敢说如此气派大话！这叫没有千斤的力气不敢对着碌碡伸拳脚。柳泉居，你听这名儿就晓得不是当年陆羽赞赏，准是风流皇帝乾隆来钦定过的。也不知从何年何日开始，进柳泉居吃茶成为一种等级和资历的象征。谁都想到柳泉居的里间吃杯茶，抱一抱紫砂壶。可惜这很难，在这里抱紫砂壶是极讲身份的。上午在大田里劳作的男人们，拥到古柳镇上吃茶，别的茶馆可以任意坐坐，惟有柳泉居只给他们外三间的世面。据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有人还没有这待遇，比如说水磨坊里歪头老虾的爷爷、爸爸，盛圆醋坊老板的女婿冯大及其子冯老八。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连外间都不能坐？谁也说不清，也没有人去打听。古柳镇人很怪，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去打听不去过问……

柳泉居的外三间，大草台，长板凳，粗碗大壶茶。壶里冒出来的蒸汽，旱烟杆上溢出来的烟雾，赤膊光膀上喷出来的汗气，全绞在一起，一锅热烘烘回笼馒头开了笼似的。在这汗臭、口臭、吆喝声中夹着细牙牙的一个滩簧调。牙疼似的哼哈哈一把二胡，老像接不上气要茶客们去吊一把，帮着忙才能滑过门去似的。于是，那细牙牙的滩簧调便如同这唱的黄毛丫头的瘦

小身子一样，被淹没在杂乱吵嚷之中，间或可以听清一二句：“……莺莺月下呀……红娘其间传书信……弥陀寺里烧香去，保佑我……早成双……”

柳泉居的里三间与外三间并排，中间用六对镂花漏窗格子门隔开。这里三间临河而筑，吊脚楼、红木地板、悬井楠木天花加黑油木嵌芯、镂花柏木檀香格子窗。屋里的陈设也特别考究，油漆锃亮的八仙桌，红木圆凳，花几，无一不是做工精细到鬼斧神工的地步。南边角落的一张八仙桌前，与众不同的是摆着一张太师椅，这便是包二爷的位置。且不说这位置显示出来的威风，单看那太师椅上的功夫就足以镇住黎民百姓。椅背上中心一轮红日，上方有两龙俯视，下有双凤展翅托阳，扶手上各有两条龙。这种物件只有在皇家才有，怎能留在此地？传说得很多种版本出来，但九九归一，这把椅子在这里总是事实。不管是皇帝下江南在船上丢了一把龙椅在水里，后来被常走青云寺与小尼姑搅七粘三的黄老五捞得；还是日本人从北京带来，投降后掉在这里；只应天上有的东西，小百姓就不大敢享用，白弃了又可惜。那年孙大帅路过，听说这稀罕物，特地看了一眼便不高兴地说：“鸟！皇帝用的？去，叫桥下那讨饭的扛去。”讨饭的自然不敢扛，孙大帅倒台后便有人提议把它放到柳泉居的里间。到了这儿，就摆到了这地方，算是名正言顺了。

上这里间来吃茶的都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所用茶具也一律是紫砂壶和细瓷小茶盅。屋里没有汗臭、口臭，弥漫的是茶的清香，从窗口涌进来的是槐花、桂花、菱花、荷花的馨香。外间唱滩簧的不进来，只有说扬州评话的王少堂来过一回，说的是《武松》，本地拜王少堂为师几日的吴月生能说一本呱呱叫的《三国》，人称他吴叫驴。只因他那拍惊堂木和“话说”两字

实是运足了气，费尽了神的，一声吼来，柳泉居都在颤抖，还把那越洩河水推出细细水纹送到对岸去。谁见来？没有，但大家都宁信有不信无。没了吴叫驴，喝茶还有什么助兴的乐趣？不如回家看婆娘们纺纱去！没出息的。

柳泉居的老板叫谢省俭，这座茶馆是他祖上传下来的，有多少年了？说不准，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副对联，大家只知道店里还有一块匾是唐朝李白亲书，另一块不知做于何年的匾上有范仲淹所作跋。谢省俭父亲临终前再三嘱咐，中间隔门切不可轻率全打开，乃为尊严与等级的象征，谢省俭主持这茶馆后，也把这话早早地告诉了儿子谢少俭，让他记住。太太平平几十年眨眼间就这么过去了。

一个金桂飘香的下午。谢少俭坐在柜台上帮父亲分茶叶，柜台上摆开着十几张掌心大小的纸，用匙子称一钱特级碧螺春，然后分成几摊包好。茶叶有各种各样的好茶，分成各种小包专供里间的紫砂壶泡用。外间的茶客享受不到。谢少俭的父亲把一只只紫砂壶擦得油光闪亮；小茶盅抹了又抹，像刚上过釉，一边干活，嘴里还喋喋不休地开导谢少俭，要他安心守茶馆，不要想出去闯荡，外面世道乱，他年岁又大了，极放心不下这根独苗苗的。

这时门口走来父子俩。这父子俩都是宽肩厚背，尤其是那儿子，才十四五岁，便虎虎生气，透出股非凡的气质。那做父亲的叫冯大，是镇南冯家村人，闯荡江湖半辈子，中年时被盛圆醋坊老板收留做了伙计。盛圆醋坊老板有个女儿叫玲子，长得国色天香一般，满腹才华，填一手好词曲，至今包二爷家中还有她遗墨。是写在宣纸上裱成挂幅的：

别怀谁共，酒思如潮涌，满地霜华街月冻，和泪出门相送。归来犹自汛澜，背灯渐觉衣单，此后孤鸾无寐，锦衾知为谁寒！

如此才女，却难嫁得门当户对人家，个中秘密知者不言，言者勿妄。不知是什么好运气降临了他冯大，盛圆醋坊老板亲自做媒，将爱女嫁与冯大。这一刻的冯大好有一比。他说，那是老鼠掉进米罐里，花痴迷路花丛中！乐得合不拢嘴，新婚之夜，冯大方知上当，却已经迟了，只好忍吞一口冤气，指望玲子能收敛荡心，正正经经做人妇为人妻。开头的日子倒还好，有些儿规矩，给冯大生了个儿子。这安宁的日子没能过几年，玲子又恋起了旧情人，白天偷偷背着冯大去幽会还嫌不足，到后来，竟半夜里趁冯大睡着，爬窗出去幽会。冯大知晓了，也顾着她的面子，一忍再忍，指望她自己能返悟。谁知竟越发大胆。冯大终于忍不住，逮了一回。这冯大也做得出，将这对男女按古柳镇的风俗绑在街心柱上。剥光老婆衣裳，用浸过牛尿的鞭子抽打，抽一下，问一句，起先她还有哼哼，后来便气绝身亡。冯大亲手埋了老婆，将她平日所作诗文词曲一并焚之。玲子一死，冯大便与盛圆醋坊绝了干系，断了往来。冯大没去处，生计无着落，有上顿无下餐；加上家中无人照看，乱得不成样子，父子俩的日子苦煎熬度日如年。此时，冯大倒又想起平日里玲子对他有情分的时候，叹息之中，越发憎恨那勾引他老婆的男子，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到玲子坟上去痛哭。久而久之，积忧成疾，一病难起。

这一日，冯大的气色有些好转，便想到镇上走走。说实在的，冯大长这么一把年纪还没抱过紫砂壶，心里总觉此生是桩